



我们的人脸正在成为别人的一门生意。人们在享受便捷红利的同时，也面临安全隐患和伦理道德的双重拷问。



现的换脸游戏“ZAO”，再到刷脸时代的一路狂奔，人们在享受便捷红利的同时，也面临安全隐患和伦理道德的双重拷问。

“人家一扫你的脸就支付了，这不相当于一个行走的密码吗？”这位消费者“不敢刷脸”的担忧，正在成为大众拒绝刷脸的普遍理由，校园刷脸会否涉及学生隐私？小区监控的边界在哪里？刷脸失误带来的成本谁来承担？城市管理者怎样将技术用对地方，而又不越界公民的隐私底线？假如我的脸被“卖”了，难道我要去换一张脸吗？

这些问题，都值得探讨，或者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。

便捷背后的“乌龙事件”

你是谁？每一天，人们都需要无数次回答这个问题，向各种人、机器亮明身份。路遇警察临检，出示身份；出入境，护照必须傍身扫描，即便是人尽皆知的马化腾，如果手机设置了安全认证，每天一次次向手机证明“我就是我”，也是必要操作。

刷脸的出现，似乎解决了这一繁琐程序。四年前，马云在德国汉诺威参加通信和信息技术博览会时，现场用刷脸支付在淘宝上购买了一枚1948年的汉诺威纪念邮票，正式将刷脸技术推至台前，人们开始意识到，丢掉证件、手机、车票等身外物，凭着一张脸穿行世界，不再是天方夜谭。

位于松江大学城的上海对外经贸大学，一栋宿舍楼前，大三学生许娟正在进行刷脸开门，“我带着眼镜，也能识别得很清楚，不用进门前再翻包找一卡通了。”许娟说，从去年开始，学校率先采用了国际领先算法的“人脸识别”系统，在宿舍刷脸进出、在图书馆借阅图书，靠一张脸就能在校园里畅行无阻。

“除了出入宿舍和图书馆的监控，还可以帮助宿管阿姨统计学生的回寝时间、晚归次数等，提高了宿舍的安全性。”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亮亮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刷脸系统的上线，确实提升了学校的管理效率，但也存在不足，比如学生的照片久远、像素较低，会影响刷脸识别率，但总体

来说是小概率事件。

相比之下，失误率在城市管理中面临的挑战似乎更大。前不久，“丰巢快递柜刷脸漏洞”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，浙江嘉兴一所小学四名小学生，拿着一张打印的家长头像，成功打开了小区门口的丰巢快递柜，取走了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快递。结果证实，丰巢采用的人脸识别是一张2D平面图像，安全级别不够，极易破解。

电子抓拍也难免“乌龙”。一位长年跑福建到汕头线路的大货司机称，有一次，在家休假的他竟然收到了货车在其他省份的违法记录，事后虽证实是人脸识别的匹配有误，但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。“我不可能为了一二百元的罚款，再去交涉，太浪费时间，后来干脆就交了罚款。”

取件刷脸的潦草上线，大货司机吃的“哑巴亏”，难免让公众对刷脸的安全系数持怀疑态度。可怕的是，类似棘手的乌龙事件是不分地域的。曾有机构使用亚马逊公司的面部识别系统扫描了535名国会议员的面部照片，并与相关数据库中的2.5万张罪犯照片比对，结果28名议员被系统识别为罪犯。而“把普通人错认为罪犯”的高失误率，早在2017年的欧洲冠军联赛决赛上，就被媒体大肆报道过。

技术成熟度的质疑源于技术本身，社会伦理则需要其他学科知识来解决。当人脸作为认证信息对准镜头时，镜头不仅可能会“说谎”，还会带上“有色眼镜”，专业用语叫做算法歧视。多年以前，眼睛普遍比较小的美国亚裔们总是跑去消费者协会投诉，说自己根本没闭眼，但尼康相机的“眨眼提醒”总是提示他们拍照时眨眼了。

《Nature》也有文章曾指出，计算机视觉算法对一张印度新娘的照片只会贴上“表演艺术”和“礼服”两个标签，而谷歌的面部识别技术也一度总把黑人朋友标记为“猩猩”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“媒体实验室”曾针对微软、IBM和中国旷视科技3家公司进行过测试，结果显示，在1270张图片中判断人物性别，对肤色较浅男性的判断错误率低于1%，但对肤色较深女性的判断错误率从21%到35%不等。